

观念读本

concept

20

大家西学

美德二十讲

蔡 蓁 编

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类为什么还需要美德

Virtue

天津人民出版社

B82-091/2

2008

大家西学

Virtue

美德二十讲

蔡葵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德二十讲 / 蔡蓁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10

(大家西学)

ISBN 978-7-201-05750-7

I. 美… II. 蔡… III. 道德—研究—西方国家 IV.
B8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8991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何怀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作统筹



楚尘文化

美德二十讲

编 者 蔡 蓁

责任编辑 徐庆平

特约编辑 赵志明 邹小娥

美术编辑 兰 馨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5750-7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

何怀宏

这套丛书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读本”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作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已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而我们对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是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以至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是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

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的东西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观念对个人，对哪怕是无意识地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看来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

益”与“观念”就会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按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观察和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以“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而文化风俗

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

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读本中，我们将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即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些观念，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一些曾经感动或激荡过远远不止一个民族的声音和文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它们有些在这片古老辽阔的大地上掀起过风暴，有些则是一直在对众多的人发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确，这些观念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久远，其思想萌芽或雏形也可以在几乎所有民族和文明中发现，其意义有待于各民族和文明去补充、修正乃至更改和替代。但是，就像“现代性”是从西方发源一样，本丛书选择的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观念，主要还是西方的产品，或者西方人对之有过特别的解释。

中国自1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对西方开始还是只注意西人之“利器”和“长技”，继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奔赴国外寻求救国的新知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大洋相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故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是通过“日译”的转手。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观念都是先通过“日译”，后来则是通过不仅涉及名称、更涉及思想内容的“俄译”。“日译”提供其名，“俄译”提供其实，“日译”阶段尚称多元，“俄译”阶段已趋一元。作为我们先辈的阅读和翻译者常常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动员他人和大众力行。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民主，De-

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后来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的“莫先生”（道德，Moral）、“洛先生”（法律，Law）等等，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深刻地激荡了20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参照西方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不知如何说起。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而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这里的许多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些观念都已经耳熟能详，有的甚至成为我们响亮的口号，但是，对这些已经在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或了解得足够深呢？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来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总之，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也许可以作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是故首先有编辑本丛书之议，我们想从西方经典作家那里重点选择体现在中国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核心或重要价值、又为国人文化迄今仍有所欠缺或需重新认识乃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词编辑成书，首批分为两辑，一共30种。

具体来说，本丛书包括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它们相对来说是西方特具的观念；一类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实践、感受的范围的观念，如科学、音乐、婚姻、幸福等，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理解；最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例如哲人、知识分子、欧

洲、美国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另外，这套丛书也可视作对一个翻译大国百年成果的回顾和利用。最早的思想作品的系统“中译”我们或可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称之为“严译”。但可能是受文言的限制，严复的译名虽然“旬月踟蹰”，相当精审，却大都没能留传下来，而是被“日译”的名称所代替。今天我们不必恢复“严译”的名称与文字，却可以考虑恢复和发扬颇具远见卓识的本土“严译”的精神。

我们这套丛书的定位是希望为中学程度的读者就能看懂的、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故选文不求文献总汇、学科专精或知识新锐，而只求经典通俗。在一般读者能读的前提下，遴选在西方思想中具有重要性或对社会有影响力的篇章。选文用原题或自拟题目的方式，不限体裁，包括讲演、对话、书信、论文、论著节选、散文、随笔等，乃至少量能鲜明体现这一观念的小说、戏剧节选。但即便如此，一种阅读的功夫和努力恐怕还是不可少的。而我们还希望可以借此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经典的进路。

阅读经典有各种方法和进路。我们可以从某个我们喜欢的作者进入，可以围绕着某个领域来阅读，也可以围绕着某个时代来阅读。而我们还可以从观念着手，毕竟，所有的经典都是试图提出、阐述和传达某种观念的，而我们由观念入手，也可以集中注意经典中的基本观念，并巡视观念的历史，在一种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但是，这套丛书毕竟只是一个编选，虽然我们努力挑选重要的观念和上乘的编者以保证质量和水准，难免还是会有疏漏，会受编选者的视野以至个人见解的影响，但我们深信，它一定还是能够开辟好学深思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完整的经典、系统把握那些深邃而有力的思想的道路。

2007年7月于北京美丽园

编者序

蔡蓁

美德，或者说德性这个观念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这个观念无论是从内涵还是人们对它的态度上都经历了不断的变迁。本书以时间为序，遴选了古希腊时期、希腊化时期、中世纪时期、现代及当代的 20 篇名家之作，以期以管中窥豹的方式展现西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美德观。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这里有必要先简要地回溯一下美德理论在西方发展的历史，并在这个背景下对选文的意义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就其源头来说，我们至少可以从古希腊的历史文学作品以及哲学家的对话录和残篇中发现有关美德的丰富资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人所说的美德与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美德是有明显差异的。对于我们来说，一提到美德，恐怕首先跃入我们脑海的便是诸如“诚实”、“谦虚”、“勇敢”、“忠诚”、“仁慈”这样一些与道德相关的词汇，而且它们总是与特定类别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培养这些美德，有助于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更自然地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对于古代人来说，美德这个词的内涵则要宽泛得多。在古希腊语里，美德（*arete*）意味着一

种“卓越”或“优秀”，这种卓越又是与世间万物所具有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古希腊人认为无论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包括人类自己，都有其特有的功能或本质，而良好地实现这种功能就是一种卓越。比如，一把刀的功能就是快而有力地切断东西，那么“锋利”对于刀来说就是一种卓越。这样说来，一把刀就有一把刀的卓越，一匹马就有一匹马的卓越，那么具体到人，人类特有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呢？希腊人的回答是：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社会性的动物。基于这样一种对人类本质的认识，诸如智慧、节制、勇敢、正义这样的美德就成为引导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过一种好的生活所最需要的品质，也体现了人类的卓越。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他的朋友克立同在讨论他们的“理想国”时，会仔细探究这四种美德在其中的地位和意义。

比如，以正义为例，正义就是每个人做他自己应做的事情，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一份。正义之士并不是碰巧地去做正义的事情，而是在每一种相应的情形中，都能合乎正义地去行动，并对这样的行动抱有积极的态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德指的是一种稳定的倾向，而不是某种偶然孤立的行为。这在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选取的片断中有详细的讨论，在选文中，亚里士多德不仅探究了一般性的美德概念，也具体探讨了诸如勇敢、节制、慷慨、大方、温和、友善这些在希腊社会中为人们所推崇的具体美德。

既然美德是品格所具有的稳定的倾向，那么它必然需要长期的习惯化的过程而获得。这里的问题就是：美德是不是一种知识从而可以通过学习得到呢？从《美诺篇》中选出的一段苏格拉底和美诺关于“美德是否可教”的讨论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的。

需要注意的是，美德并不仅仅关乎行动，它也涉及我们的情感。拥有美德并不仅仅是以恰当的方式做恰当的事情，也意味着对情境形成恰当的感受，并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美德与情感的关系也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讨论的一个重点。快乐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美德能

够帮助我们获得真正的快乐，而斯多葛派则认为任何激情都是一种错误，美德就在于克制激情，使我们的理性得到完美，而实现了我们的理性本质的生活也就是合乎我们的自然本性的生活，这种生活也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所以芝诺说“美德就是合乎自然地生活”，塞涅卡说“真正的幸福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古希腊哲学家通常所说的幸福，并不仅仅是指一种快乐的满足感，而是一个人在整个生活上的成功、强大和成就。

与以上强调美德的重要性、重视美德与人的本质和幸福的关联的理论相反，在古希腊哲学中也有一种不一样的声音，那就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者看到在不同时代、不同种族或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尊崇不一样的美德。美德似乎总是相对的，我们无法对其作出某种绝对的判断，因此，明智的做法是不妨搁置判断，免受纷扰，求得心灵的平静。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主张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这些阐释美德理论的篇章外，本文集也选取了以事例呈现美德的文章。在《妇女的勇敢》中，普鲁塔克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笔触，以丰富的事例展现了古代世界中妇女的勇敢。希望借此能帮助读者对古希腊人的美德观形成一个感性的认识。

当西方社会步入中世纪后，美德的观念中又注入了新的元素。信仰、希望、仁慈这三种基督教美德逐渐取代了古希腊人的四主德成为人们推崇的主要德性。因为，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单单拥有世俗的美德至多只能拥有世俗的幸福，而要想走上超自然的幸福之路，还必须拥有神学美德，这种美德以上帝为对象，是受到圣灵的启示而拥有的。我们从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的篇章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信仰相融合的美德观。

而当走出中世纪之后，人们逐渐摆脱了信仰的框架，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美德。在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中我们就看到这种倾向。

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触分析了人们通常所推崇的美德，比如慷慨、谦卑、仁慈、诚实等等，在他看来，这些美德归根到底都立足于人的自爱之心，由于受到人们自身利益和欲望的牵绊，这些所谓的美德往往融入了各种恶而显得虚假伪善。

著名哲学家休谟在他的《人性论》中也从世俗的、完全不参考上帝的意志的角度讨论了美德。我们选取了他后来较为浅显易读的《道德原则研究》中的两章。在这本书中，休谟认为，美德包含了一些对自己和他人有用并令自己 and 他人感到愉快的品质。第一篇选文详细列举了令自己感到愉快的品质，第二篇选文是一则虚构的对话，所要表达的观点是：虽然不同的社会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美德观念，但是这些差异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一个一般的基础，即任何品质都是因为对其自身或对他人的有用，或令自己愉快，或令他人愉快而被赞许为美德的。这种从效用的观点来探讨道德问题的思路为后来的功利主义所继承。

那么功利主义者是不是仅仅把美德看作有用的品质呢？我们从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的《功利主义》中选取的篇章就探讨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美德是不是只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呢？密尔的回答是：美德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目的，就是幸福这样一个终极目的本身的一部分。在现代道德哲学中，与功利主义相对的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康德强调义务是道德生活的中心，而美德的作用在于有助于我们履行义务，因为义务的履行总是需要勇气和努力，都要求意志和自我控制的力量，这构成了康德所说的美德或者坚强的道德。康德不同于斯多葛派，他认为道德生活充满着斗争而不是和谐，较之于节制、审慎这些美德来说，勇气才真正体现了道德力量和实践智慧。

就义务与美德这个话题，英国著名的道德哲学家西季威克在他的名著《伦理学方法》中也有讨论。在他看来，美德是人们在履行义务时，其心灵或品性所具有的一种性质。拥有美德意味着，行动者经过长期习惯化的培养后，在意志上乐意去履行义务。西季威克认为这种有美德的

行为比单纯只是履行义务的行为具有更高的道德要求，甚至是超越了行动者的能力之上的，因而只能是一种理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道德哲学中，义务较之于美德受到了更大的关注，而美德则逐渐淡出了道德视野的核心。

不过在 20 世纪初，美德伦理学得到了复兴。在这个阵营内的哲学家们认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都过分关注于“我们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而忽视了“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他们从古代以美德为中心的伦理学中发掘资源，试图将美德重新带回人们的道德关注中来。其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哲学家是麦金泰尔，在其《追寻美德》的一章中，他讨论了荷马、索福克勒斯和历史上其他许多作家所描述的美德，揭示了美德概念的多样性。他试图在这些不同的概念中找到一些共同的东西，选文展示了他这一尝试的第一步，即所有的美德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美德理论之外，本文集也选取了对具体的美德的讨论。

比如亚当·斯密对仁慈和正义的探讨，在选文中，他对这两种美德以及参与展现这些美德的道德情感作出了仔细的说明。而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则通过追问美德和道德情感是如何在我们的物种中起源的，从而为如何看待美德和道德情感给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再如，安·兰德把自私作为一种美德来探讨。兰德把自私定义为“关心自己的利益”，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为什么自私被看作是一种恶？在她看来，自私才是道德存在的本质，而利他主义——对他人的善的无私的追求——却是一个危险的理想，因为它在试图这样做的人心中产生愧疚和愤世嫉俗。“愤世嫉俗，因为他们既不践履，也不接受利他主义道德——愧疚，因为他们不敢拒斥利他主义。”这种为利己主义正名的思想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选文的结束，我们选取了一篇有关如何实践一种具体的美德，即我们应如何对身处困境的人们提供帮助的文章。作者彼得·辛格引用

了大量鲜活的例子，以此表明：我们应该舍弃花在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上的消费，以帮助那些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人们。

以上是对选文的背景和基本立场所作的一个简要的说明。必须承认的是，这种遴选不可能是全面而深入的，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同样重要但过于专业艰深的篇章，我们希望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能够对西方的美德观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而如能激发起读者对这一领域的兴趣，进而阅读完整的原著，则更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对篇章的选择作出的指导和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段素革对本书的编选工作提供的帮助。感谢新华立品图书有限公司的编辑小娥耐心细致的工作。也感谢我的家人和 Kevin Steinbach 的支持与理解。

版权声明

我社编辑出版的书中部分文字，由于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为了尊重著作权，我方特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向权利人转付稿酬。请您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吴文波、方芳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1403 室

邮编：100083

电话：(010) 82357056 (57, 58)—230/229

传真：(010) 82357055